








试论心主神志活动观念的形成

翟双庆 王洪图


(北京中医药大学 北京 100029)


关键词:心主神志;观念;形成

中图分类号:R 223.1⁺1

心主神志活动,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观点,在中国哲学及中医学中均占有重要地位,至今仍被中医学奉为主导理论而加以运用。其实早在中医学理论体系建立(即《黄帝内经》成编)之前,心主神的观念就已存在于先秦诸子中,至于心为什么主神,张立文先生曾总结云:“心,金文《师望鼎》作,‘穆穆克𠂔心’《克鼎》作,《散盘》作,《王孙钟》作,象人心。闻一多说:‘余谓为心脏字,为心思字,象心房之形’(《闻一多全集·释朱》)。高鸿缙曰:‘按字本心肺之心,而其用恒为心思之心。……二者截然不同,古人不知,昧为一事,后人习用,视为固然’(《字例二篇》)。心字象形,本指心房,又与心思相混而习用为心思的心。把心作为思维的器官,这是古人在人体生命科学不发达情况下的误解^[1]。”

1 心居身之中,为君主

心,古人造字之时实指人体之实体脏器,即心脏,心是一个象形字,正如中国第一部字书《说文解字》所云:“,人心,土藏,在身之中,象形。”《礼记·月令》及《吕氏春秋·十二纪》在谈及五脏祭祀时,用心,亦指心之实体脏器。

古人认为,人之心脏位于人体之正中(即五脏之正中),这一点从《说文解字》释心字就可以看出,其曰:“在身之中”,而释其他脏腑名称时则无“在身之中”之语,故此“中”仅能理解为“正中”之意。考“中”字《说文解字》云:“内也。从口,上下通也。”段玉裁注云:“中者,别于外之辞也,别于偏之辞也。云上下通者,谓中直,或引而上,或引而下,皆入其内也^[2]。”故《孙子·九地》云:“击其首则尾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足见“中”乃“正中”之意。又《说文解字》云:心为“土脏”,而土居于中央,故《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皆称:中央土“祭先心”《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孔颖达疏:“中央主心”,并以心脏的解剖位置居中作释。虽然历史上对五脏配五行因从解剖部位与功能特性不同角度出发而有过争论与演变,但五行之“土”配中央,则一直较稳定。古人对土一直很重视,作过周幽王太史的史伯,在谈及宇宙万物构成时云:“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国语·郑语》)。这个五行说是在某种特殊的东西中寻找世界无限多样的统一,而这个统一便是“以土”与其他四行相杂合,把“土”放在特殊位置上,以突出其重要性。从《洪范》的以“水”为五行首位,

翟双庆,男,38岁,医学博士,副教授,副主任医师

暴聋,失音常为风火热毒所致。洩赤、小便癃闭、腑实便秘亦常为热毒、浊毒壅滞,气机升降失调之果。后者可进一步使毒邪,浊邪积聚上攻蒙塞心神脑窍,更致毒邪鸱张,恶性循环。

总之,毒邪是为害人体的较强烈的致病因素。外感及内生毒邪在临床致病方面有起病急骤,病势急重,变化多端的特点;诸邪相结蕴积成毒,毒与邪结壅滞瘀阻络脉,机体气机升降失调、开合失司既是毒邪致病为害深重的内在动因,也是毒邪致病最核心的临床特征。久病入络,内生毒邪和毒邪壅滞血络是危重急症病势转化的契机。认识上述毒邪致病特点及主要证候特征有助于临床急危病的抢救和疑

难杂症的辨证治疗。

参 考 文 献

- 1 王永炎.关于提高脑血管疾病疗效的思考.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1997,17(2):195~196
- 2 雷燕,王永炎,黄启福.络病理论探微.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8,21(2):18~23
- 3 张文选,张学文,郭谦亨.从流行性出血热探温病血分的毒瘀交结证.中医杂志,1983,(10):8~13
- 4 陈得昌,秦炳文,杨兴易,等.大黄对肠粘膜屏障保护作用的机制探讨.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1997,9(8):449~451
- 5 焦东海.大黄在急救医学中的应用概述.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2000,7(1):3~4 (收稿日期:2000-08-07)

到史伯的以“土”为首位杂合而成百物,再到《管子·水地》以水为万物之本原,张立文先生称:“这是一个经历了4个世纪的漫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从非哲学到哲学的过渡,中间经过了史伯这个环节。这是从简单幼稚直观的认识到抽象理性思维的过渡。这就是在某种特殊的物质元素中寻找自然现象无限多样性的统一^[1]。”以至于当《内经》提倡脾与土配,肾与水配时,既重视脾土之用,如《素问·太阴阳明论》云:“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时长四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独主于时也。”《素问·玉机真脏论》云:“脾为孤脏,中央以灌四傍”等,后世称其为“后天之本”;又重视肾水之功,后世称其为“先天之本”。足见中国古人对土居中的重视。而《说文解字》《礼记》《吕氏春秋》等提出心配土,正在于从解剖部位说明心居中,与四方四时相配均主中,也正表明了古人对心的重视。也正因为心居人身正中,古代也才有“中心”一词,其义正如《辞源·中部·中》所释:中心“①内心。心居体中,故称中心。《诗·唐风·有杕之杜》:‘中心好之,曷饮食之’。②物之中央。《文选·汉·王子渊·四子讲德论》:‘君者中心,臣者外体’”。

由于“中”的位置十分重要,具有“上下通也”、“击其中则首尾俱至”的作用,故古人尚“中”。尚“中”本是孔子用以调和、解决矛盾所提出的一种方法,所谓“执两用中”,即度量以取中,无过无不及,采取折中的方法,也即中庸之道,但其非常赞赏,云:“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礼记·中庸》);“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其后,子思则作了充分发挥,把这一方法论提高到世界观的高度^[3],如《礼记·中庸》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郑注:“位,犹正也。育,生也、长也。”即“中”乃是宇宙中最根本、最普遍的法则。原题春秋时晋人程本著《子华子·执中》亦云:“圣人贵中,君子守中,中之为道也几矣。寓中六指,中存乎其间,两端之建而中不废也,是故中则不既矣。”又云:“一左一右,虽过于中也,而在中之庭;一前一却,虽不及于中也,而在中之皇。”这些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至深,即使道家在提出泥丸为百神之宗时,亦以泥丸之中央“泥丸夫人”为中心,如《黄庭内景经·至道章》:“泥丸九真皆有房,方圆一寸处此中……但思一部寿无穷”《琼室章》云:“琼室之中八素集,泥丸夫人当中立”。陈撷宁《黄庭内经讲义》释曰:“泥丸一部,有四方四隅,并中央共九位,皆神之所寄,而当中方寸处,乃百神总会”又

云:“琼室即脑室,八素即四隅之神,泥丸夫人,即脑室中央之神”。可见,中国古人对“中”的重视程度。

既然心脏居于人体正中,而“中”又倍受古人重视,所以心也就成为人体之主宰,正如上文所引“君者中心,臣者外体”,故古人常把心称为“心君”、“天君”《荀子·天论》云:“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即言其“居中虚”而为天君;许翰注扬雄《太玄经·玄数》说:“肺极上以覆,肾极下以潜,心居中央以象君德,而左脾右肝承之”,言心居中央故有“君德”之象《管子·心术上》云:“心之在体,君之位也。”《诸子集成·管子校正》戴望注:“心之在体,当身之中,凡身之运,为皆心之所使,故象君位”,亦从心居中作解;而余洞真《悟真篇·中宫》更将心与中央土结合起来论其重要性,其云:“土生万物,心主万物,心即土也,土即心也,故曰中央戊己土。中央即玄关一窍也。了得土,万物死;了得心,万事息。”

另外,对人身体的认识之所以产生主宰、君主的观念,同中国社会制度的传统观念也有密切关系。传统的中国社会制度以君臣制为主,春秋战国社会动荡,旧的伦理道德日益渐衰,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在先秦时期影响很大,应该说其代表的是奴隶主阶级利益的思想,政治思想是倾向保守的,他既反对奴隶和平民起义,又不满意新兴地主起来夺权,如《论语·季氏》云:“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所以主张复周礼,维护君臣父子之局面,提倡社会、家庭君主制、等级制,一切认识事物的方法、行为的准则均按此“礼”进行。应该说这些认识在一定程度也影响到对人体本身的认识,促进对人身之主宰、君主观念的建立,以至于医学著作《内经》以君臣相傅论脏腑,汉代董仲舒以君臣关系来论心身。

2 心君主神,由实体转化为非实体

神《说文解字》云:“天神引出万物者也”。《广雅疏证》曰:“郑注《礼运》云:神者,引物而出。《风俗通》引《传》曰:神者,申也,申亦引也,神、申、引声并相近,故神或读为引”。又云:“神者,卷一云:神,引也。《尔雅》:引,陈也。神、陈、引古声亦相近”。可见,神具有申、引、陈之义,意为造就万物之主、产生万物之源,也就成为天地万物之主宰。难怪《辞海·午集·部·神》引徐灏曰:“天地生万物,物有主之者曰神。……《说苑·修文篇》曰:神者,天地之本,而为万物之始。故曰天神引出万物”。就人体而言,则神亦为人体之主宰,如《灵枢·天年》曰:“失神者死,得神者生”;《灵枢·本脏》曰:“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

魂魄,适寒温,和喜怒者也。”举凡古人之诊法、治疗、养生等,无一不以神为首位。既然神是自然界之主宰、人之主宰,而心脏又居人体正中,亦为人之主宰,那么心脏与神也就很自然地结合到一起,而成为主神之官,正如《荀子·天论》所云:“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作为“天君”则自然管理着“好恶喜怒哀乐”之“天情”与产生感知觉的“耳目鼻口形”之“天官”。即作为人体的主宰心,一方面要管理五官之感知觉及人体之七情六欲,因而心成为人体感官的统帅、控制情性的力量;另一方面,人生活在感知觉中,人的行为要靠思维、意志支配,作为主宰当然应负责其一切,故心不仅是身形之主宰,而且也主神明,成为“思之官”。如此,实际已将身形主宰与人之神明紧密结合在一起,赋予居人身正中之心以主人之精神意识思维功能,其实质,心的概念已由解剖之实体转化为人之神明这一非实体,用实体之心脏指代人的精神意识思维等活动。其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列子》《列子·卷五·汤问第五》云:“鲁公扈赵齐婴二人有疾,同请扁鹊求治,扁鹊治之,既同愈。谓公扈齐婴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脏腑者,固药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与体偕长,今为汝攻之何如?’二人曰:‘愿先闻其验’。扁鹊谓公扈曰:‘汝志强而气弱,故足于谋而寡于断;齐婴志弱而气强,故少于虑而伤于专。若换汝之心,则均于善矣’。扁鹊遂饮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药。既悟,如初,二人辞归。于是公扈反齐婴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识;齐婴亦仅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弗识。二室因相与讼,求辨于扁鹊。扁鹊辨其由,讼乃已”。这虽然是一个传说故事,但可以看到古人已把肉体心脏同人的气质、思维意识等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时的“心”,已不单纯指肉体之心,而是以实体脏器之心为基础的、以人体感知觉、思维、意志、情感为主要内容的一个功能集合体。以至后世如南宋余洞真《悟玄篇·中宫》提出:心即中央戊己土,即玄关一窍,而其《玄关一窍》又云:“玄关一窍者,乃一身总要之关也,此窍者即心中之心是也。其心非肉心,乃心中之主宰,一身万事之神也”。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三·传习录下》亦云:“心不是一块血肉,凡知觉处便是心”。均说明心已非实体之脏器,实乃为人体精神意识的代名词,为一个功能集合体。

3 先秦哲学对心功能的认识

不把心看作是一个解剖实体,而将之认为是一个哲学概念,其所指代的是人体的感知觉、思维、意志、情感等活动,这一观念已广泛存在于先秦诸家之

论中,早在中医学理论体系建立之前(即《内经》成书之前)就已形成较统一的认识。

3.1 心为思官

《孟子·告子》云:“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能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又云:“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惟心之谓与。”认为耳目等为感觉器官,不能思;心则是能思并且以思为职。思则心存,不思则心亡,心不在焉,则虽有如无,实际上尚含心主感知觉之意。并且强调心原于天,乃天之所与我。

3.2 心主情性,主宰情欲

《孟子·尽心》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告子》又云:“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即性根于心,所谓心,又包括后世所谓的情。《荀子》进一步指出心能主宰、控制情欲,如《正名》云:“欲不待可得,而求者从所可。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求者从所可,受乎心也。……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恶死甚矣,然而人有从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故欲过之而动不及,心止之也。心之所可中理,则欲虽多,奚伤于治?欲不及而动过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则欲虽寡,奚止于乱?故治乱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心能制欲,人之欲皆受心之节制。人虽欲生恶死,但如心认为应死,则人亦能舍生就死。故欲虽多,而心能控制之。另外《荀子》还认为心可以改变人之性情,如《正名》云:“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即认为伪原于虑,虑生于心,礼义之成,实由于心之择。虽然心主宰情欲,但情欲又可以损心,正如《管子·内业》所云:“凡心之刑,自充自盈,自生自成,其所以失之,必以忧乐喜怒欲利。能去忧乐喜怒欲利,心乃反济。”

3.3 心为感官的统帅

《管子·心术上》云:“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管子·内业》则云:“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以君臣来喻心与感官的关系,认为心是感官的主宰。《荀子》则进一步解释了心主宰感官问题,其《正名》云:“形体色理以目异,声音清浊调等奇声以耳异,甘

苦咸淡辛酸奇味以口异,香臭芬郁腥臊洒酸奇臭以鼻异,疾养沧热滑铍轻重以形体异,说故喜怒哀乐爱恶欲以心异。心有征知,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征知必将待天官之当簿其类,然后可也。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征之而无说,则人莫不然,谓之不知。”张岱年先生释云:“五官各有所接,各能当簿其类(当簿,即接触之意),即各能接受一类印象。心则有征知之作。征知,即察而知之之能力。心有察而知之的能力,故能缘耳而知声,缘目而知形。但必耳目各供给其印象,心方能察而知之;如无五官供给印象,心亦无所施其能。征知,是心之特殊的机能;无心,则虽有感觉亦不能有知识^[4]。”

3.4 心为身形之主宰

《荀子·解蔽》云:“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夺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故口可动而使墨云,形可动而使诎申,心不可动而使易意;是之则受,非之则辞,故曰心容其择也。”即心是形之君,是自作主宰的,不受外力之动制。而所谓“心容其择”,是指心有抉择的自由,实乃指意志的自由。汉代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继承了这一观点,如其《通国身》云:“身以心为本”《循天之道》说:“凡气从心。心,气之君也,何为而气不随也?是以天下之道者皆言内心其本也。”张

岱年先生称:“四体之活动,皆听令于心,故可谓身心为本。此非谓身之存在以心为存,乃谓身之动静皆原于心^[4]。《春秋繁露·天地之行》进一步以君民关系来比拟心与身的关系,从而更加突出了心为身形之主宰的观点。秦汉以降的中国哲学家大都继承了先秦关于心的观念,并多有发挥,但心具有能知能思的特殊功能,即心主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为人心之主宰的认识则是较为统一的。所不同的是,有的把它作为一个器官来看待(如《孟子》《荀子》等),而有的则认为它不是某一器官,而是一种意识,即认知作用,如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三·传习录下》云:“心不是一块血肉,凡知觉处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视听,手足之知痛痒,此知觉便是心也。”进而更以不知觉即不存在,人不感物即无物,受知觉然后为存在,感物然后有物为根据,提出心即宇宙万物之主宰的唯心论,其较先秦诸家所论已有了很大差别。

参 考 文 献

- 1 张立文.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96,578
- 2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20
- 3 消父,李锦全.中国哲学史·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42
- 4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哲学问题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235~237 (收稿日期:2000-07-18)

(上接6页)

The Hypothesis of the Injury of Brain Collaterals by Toxins and It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Li Pentao (李澎涛), Wang Yongyan (王永炎), Huang Qifu (黄启福)
(Beij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ABSTRACT: The authors of this paper have put forward a hypothesis of the injury of brain collaterals by toxins. According to this hypothesis, the basic reason of the difficulty of apoplectic rehabilitation is that the brain collaterals are injured by the toxins of fire produced by the disharmony of ying and wei, and wei qi stagnation caused by the obstruction of brain collaterals. The authors hold that the modern pathological basis of the difficulty of apoplectic rehabilitation is the cerebral ischemic cascade in the apoplectic development, namely, the damage caused by free radicals, metabolic toxins and excitatory amino acids and so on, to the micro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s and nerve cells. The key points of the treatment of apoplexy, according to the authors, are to dispel the toxins and dredge brain collaterals, and to harmonize the relations between ying and wei. By doing these, the damage caused by cerebral ischemic cascade can be halted, and the repairing ability of the body can be mobilized. These effects can be seen in many aspects at the early stage and rehabilitating stage of apoplexy.

KEY WORDS: Injury of Brain Collaterals by Toxins; Pathogenesis; Apoplexy; Dispelling Toxins and Dredging Collaterals; Treating Principles